

屋檐下

最近,我家先生专注于抖音平台各位博主的新车介绍,吃饭桌上也时不时地伸过手机,让我看看哪辆更漂亮。先生的座驾车龄13年,里程数达到20万公里,看来他是打算换新车了。我说现在这辆车上下班开开蛮好的呀,还能应付两年啊。这辆车自从买进开始,每年都要跑一万多公里,甚至两万公里,它好像一位家庭成员,不仅接送我们上下班,完成搬家驮物等大事小情,还时常带我们游山玩水欣赏祖国大好河山,可谓劳苦功高。

但自从汽车进家门,自行车就被冷落了。想当初,没有汽车的年代,我们最好的交通工具就是自行车。记得我家的第一辆自行车是凭票买的,那时候我才十多岁,爸爸托人买来了一辆自行车,“凤凰”牌,黑色的车身漆得相当漂亮,车后一彩色的“凤凰”标志令人眼睛发亮。当年这辆自行车是我们家最贵的家产,父亲珍惜有加,一有空就坐下来擦,一点泥巴都不让沾。我吵着要学骑自行车,记得刚学那时,我像只笨拙的小鸟,老是坐不直身子,摇摇晃晃,屁股扭来扭去,眼睛紧紧盯着自行车龙头,脚和手无法协调发力,几次差点摔倒。爸爸见

海边人家

海涂拥有双重身份,既是土地,又是海域的组成部分,潮汐在漫长的时间里涌来退去,成就这兼有海洋和陆地两个生态系统特征的湿地。

作为陆地与海洋的衔接,海涂以各种形状匍匐伸展,它们注定具有多变性和不确定性。受海水冲刷,有的海涂向陆地后退,经洋流等自然力量作用,有的海涂向大海堆积,再加地表的有机物和潮水带来的营养物质不断汇集、沉积,海涂的面积、性状和颜色难以如一。

岛上的海涂多为深灰色,像浮在海边的巨大铅块,形状不规则且被凿得坑坑洼洼的铅块。夏日艳阳下,“铅块”泛起的白光与冒出的白气交织,犹如幻境;冬日,涂泥冻成硬疙瘩,“铅块”仿佛被真正赋予了金属质地。无论海涂正处于何种状态,潮水会随时进行中止和刷新,不分季节,不分黑夜白天,它肆意浸漫,浸润土壤,抚平“创口”,潮退去,还在海涂上留下暗语般的波紋。

海涂作为众多生物的聚集地,泥螺、蛤

晨之留痕

今年国庆与中秋双节叠加,我终得践诺,陪着父母亲探访岱岱大桥与高亭山外。岱岱大桥初通车的消息,如一道璀璨的光,点亮了父母亲心中的好奇与向往。“大桥究竟是何等模样?”他们的疑问里满是期待。而山外之地,则是父亲青春岁月的见证,那里镌刻着他年轻时卖瓦货的足迹,承载着他过往的回忆与梦想。如今,一切都将在眼前徐徐展开。

我们从干礁老家驱车出发,穿梭于一个个幽长的隧道之后,当车辆在最后一个弯道驰出隧道的那一刻,一片湛蓝如镜的海域猛然撞入眼帘。岱岱大桥宛如巨龙腾空而起,白色的桥体在阳光下闪烁着耀眼光芒,五座钻石型主桥墩稳稳扎根于深海之中,气势恢弘。它横跨碧波之上,将舟山本岛与岱山岛紧紧相连,仿佛是大自然与人类智慧共同谱写的壮丽诗篇。父母亲被这壮观的景象深深震撼,蓝天、大海、海岛、大桥、风车、航船以及翱翔于海面的海鸥交织成一幅动人的画面,构成了舟山海岛独有的美丽风景线。透过后视镜,我看见母亲的脸庞紧贴车窗,眼角细纹中满是惊叹:“这桥啊,真像是从海里生长出来的!”

踏入蓬莱公园,开阔的广场如同一幅徐徐展开的水墨画卷。母亲不禁赞叹:“这广场真大呀!”广场中央矗立着一座中式牌坊极具特色,洁白光滑的大理石柱支撑起飞檐翘角的结构,古朴中透着大气。牌坊前额上“蓬莱公园”四个大字庄重典雅,两侧朱红色的廊柱支撑起灰瓦飞檐,宛如展开的双翼,既为游人提供了遮阳避雨之所,又似一条穿越时空的隧道,连接着古今的文化与情感。我们与其他游客一同坐在廊下休憩聊天,享受着这份难得的假日悠闲时光。

稍作休息后,我们沿着石阶拾级而上,来到了莲花池畔。池中莲花或含苞待放,或亭亭玉立于水面之上,绽放出娇艳欲滴的花瓣,散发着淡淡的清香。母亲指着那冒着袅袅青烟的瀑布说道:“这里简直就像电视里演的那样,好神仙居住的地方。”我笑着解释,那是工程师精心设计的人工造雾景观。父亲也忍不住赞叹:“这不就是人们常说的世外桃源吗?”父母

我这样,便说:你眼睛一定要看前面,不要盯着自行车,身子要坐直。在爸爸的指导下,我和妹妹很快就学会了骑自行车。

1984年底,我到新闻单位工作时认识了我家先生,那时候他刚刚学校毕业分配来,因为家里跟单位有几公里路程,便节衣缩食,准备购买自行车。当时普陀有个自行车厂,请了上海凤凰自行车的师傅,生产“飞花”牌自行车。“飞花”自行车跟“凤凰”自行车外形非常相似,骑起来感觉跟“凤凰”自行车不相上下。那时候工资低,家里也没有什么积蓄,好几年后才买进“飞花”牌自行车。刚买来那会,先生保养自行车比照孩子还细心,车红包上旧布防刮,下雨天宁可自己淋着也得先擦车!自行车始终保持锃亮光洁。我们恋爱期间,这辆自行车上山下乡天天相伴左右。有一次,单位组织团活动到朱家尖,我们十几个年轻人居然两人一骑,从沈家门到了朱家尖。在大青山脚下,不知哪位男同胞自行车被路边石头绊了一下,从路基跌到稻田,引得大家哄然大笑。我们沿着乡间的小路飞驰,看田野里稻穗低垂,风轻轻拂过脸庞,带来一阵阵麦香。我们在田埂上追逐

## 海涂物语

□虞燕

蛎、蛏子、招潮蟹、蟛蜞、跳跳鱼……各自挖洞安居,生活方式不一。蛤蛎、蛏子等贝类体弱怕羞,只会在自己的洞穴里上下移动,受惊时,迅速缩入洞内;蟹类仗着长有鳌足、步足,时不时出来溜达,给海涂上奇奇怪怪的图案;跳跳鱼依靠胸鳍肌柄爬行、跳跃,退潮时,更在海涂上弹来跳去,互相追逐,怪不得其学名为“弹涂鱼”。生灵们如此闹腾,海涂便成了一张长满痘痘和麻子的脸,终年千疮百孔,然每一个“疮”和“孔”都是生机的标志。

海涂是岛民的福地,不用出海,鲜美海味俯首可拾。男女老少纷纷踏入海涂,不顾泥浆进溅,四处翻找螺类贝类,有备而来的,腰上还别了把小铁铲,用铲子刨开泥涂,黑泥油光闪亮,一股更浓的海腥味冲进空气里,只消铲得深一些,螺贝多半在劫难逃。挖开的浅坑形状大小各异,不多时就被渗出的海水注满。抓蟹就没那么省心了,它们跑得快,打洞还会转弯,就算一个趑趄跌进浅坑,也能爬出坑壁,海涂

嬉戏,笑声在空旷的乡村中回荡。那时的自行车,不只是交通工具,更是自由的象征。我们可以骑到很远的地方,去探索未知的角落,感受大自然的恩赐。那时候刚刚改革开放,整个社会从沉睡中苏醒过来,骑自行车的身影总是带着那一点点羞涩而又蓬勃的朝气。

自行车也承载了许多家庭的温暖。儿子出生后,先生在自行车横档上扎了一把小椅子,儿子坐前面,我坐后面。每年春节拜年,我家自行车就像一条小船,载着我们全家驶往东西南北走亲访友。那时的路,是颠簸的土路,车轮碾过,留下两行浅浅的、交织的痕。遇到西北风的天气,儿子小小的脸蛋吹得通红,回家必须马上给他涂上“孩儿面”,不然孩子的脸就会像一块“灯芯绒”。自行车像一只温暖的手,轻轻抚慰着岁月的痕迹。那是一段没有手机、没有网络、只有阳光和风的日子。

自行车,陪伴着一代又一代人的成长,见证了无数家庭的喜怒哀乐。自行车的记忆,也是一段关于时代变迁的见证。后来,土路铺成了光滑的水泥路、柏油路。车流里,开始有了“捷达”和“桑塔纳”的身影,它们呼啸着,从我们身

上,人们与蟹斗智斗勇拼速度,惊飞了歇息的海鸟,其爪子沾染的黑是无意间带走的海泥。

与讨小海者不同,有人只为海泥而来。他们在海涂随意转悠,挑一处海泥相对湿软的地方,抓起黑糊糊一团就抹,腿上、手臂等裸露部位大致糊一遍,再“查漏补缺”,直至黑泥完全覆盖皮肤。他们或站在原地,或找个石块坐下,任阳光和海风带走海泥中的水分,颜色由黑色转为深灰、浅灰,而这个过程中,海泥中的矿物质、微量元素等正争分夺秒地疗治皮肤。海涂是取之不竭的纯天然“药膏”。

夕阳投身于海,绚丽的流光延展开来,给海涂及海涂上的“泥人”镀上了一层金色。无论因海泥而至,还是为小鲜而来,人们终究都主动或被动地变成了泥人,两拨泥人一静一动,神情均松散却满足,好似回到了生命的原初状态,简洁、透明、无忧。

海涂逐渐静默、平宁,它做好了迎接下一次涨潮的准备。

## 陪父母亲看桥游园

□吴桂海

亲相视一笑,沿着游步道缓缓前行,阳光透过树叶缝隙洒落在水面上,折射出斑斓的色彩。看着父母亲脸上露出前所未有的笑容和舒展开来的皱纹,我的心中充满了欣慰与满足。我知道,这将是他们人生中一次难忘的公园之旅,也是我第一次全程陪同他们出游的美好回忆。

自从我们驶上东西快速路,我开始介绍白泉高铁新城到现在,他们像孩子般充满好奇,对一切都感到新鲜有趣,好像一只被放出笼的小鸟,叽叽喳喳地讨论个不停。这让我想起母亲之前在老家对我说过的话:“好足嘞,阿拉像小人一样,依带阿拉向外去走走。”此刻看着她满脸的幸福与喜悦,我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自责与愧疚并暗暗下定决心,今后一定要多找机会,带他们出去走走。

来时,我们走的是526国道,一路欣赏着沿海风光,并远眺鱼山绿色石化基地;返程,则选择了沿港路,让父亲去看看如今的高亭山外。当我们穿过磨盘山隧道就来到了山外时,映入眼帘的是正在修建中的沿港路。现在,山外码头(又称高亭码头)已被拆除。新的道路比原来更宽阔平坦。原山外村也在原址上建起安置小区,崭新的楼房取代了原来的村屋,面貌焕然一新。父亲望着窗外这片熟悉而又陌生的土地感慨万千:“记得年轻时,我经常在这里上下船、走这条路去卖瓦货……”话语间流露出对往昔岁月的怀念之情。

父亲说起了一个故事。那是还没有身份证、住旅馆还需开大队证明的上个世纪七十年代。一年6月,他正在高亭山外一家旅馆住宿,听到老板叫他去认人。他出去一看,是位后生不认得。细问之下才知道,这名二十出头的后生来自定海马岙,家里有两窝猪仔和两亩西瓜即将成熟,想来高亭探探路子,看能不能销售出去。上了山外码头后,他在沿港的村庄里寻到一户好人家,答应让他借宿,还留他吃了午饭,他也把母亲制作的两袋豆子送给主人家当礼物。没想到他午饭后出来走走,走着走着忘了时间,迷了路,也不知道那户人家姓甚名谁,地址是哪里,只能来找旅馆,但没有证明不能住。父亲说:“虽说我并不认识他,但出门在

外,我想大家都应相互关照。便向老板提议让他跟我拼张床过夜。”然而,老板却面露难色地回答没有证明住宿是违反规定的。

没办法,父亲只好凭借后生模糊的回忆,陪他一起寻找原来接待过他的人家。但俩人在夜色中穿梭于大街小巷,找了许多,却始终未能找到。他们的动静惊动了左邻右舍,大家纷纷上来询问。就在这时,有一户人家想伸出援手,突然想到家里没有多余床铺,好在这家是手以捕鱼为生的,父亲灵机一动,问男主人是否可以让后生在渔船上过夜。男主人觉得这办法不错,于是大家踩着如水的月光,一同来到停靠在山外码头的船上,总算为后生解决了临时住宿的难题。

原来,那户人家也在焦急地四处寻找他。功夫不负有心人,第二天,大家最终在山外的一个小巷相遇。这场看似阴差阳错的相遇,却如同神奇的纽带,将素不相识的人紧紧相连。

父亲的故事讲完了,但那份跨越时空的信任与互助精神却深深烙印在我的心中。在那个物质相对匮乏的时代,人与人之间的情感,却如此纯粹而真挚。两袋普通的豆子不仅是简单的见面礼,更是打开心扉传递善意的桥梁;一次偶然的相遇成就了一段不解之缘;素不相识的人们用最质朴的方式诠释了“远亲不如近邻”的传统美德。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细节,却汇聚成了人性中最温暖的力量,照亮了彼此前行的道路。

如今岱山已不再是孤悬海外的小岛,舟岱大桥的建成通车,让它与舟山本岛紧密相连,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,科技的进步日新月异,但那份珍贵的人情味却始终未曾改变。它像一颗种子在历史的土壤中生根发芽,绽放出绚丽多彩的花朵,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的纽带,也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需要传承的精神财富。

我们沿着沿港路继续行驶,望着远处渐渐归航的渔船,听着父亲娓娓道来的往事,心中充满了感慨与感动。正如父亲所言:“时代在变,但人与人之间的真情永远不会变。”这或许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需要传承的宝贵精神财富,是无论走多远,都值得铭记的故乡记忆。

边掠过,带来一阵陌生的、汽油味的风。很快,买车的家庭越来越多,到现在我周边几乎家家户户至少都拥有一辆汽车了。城市的地图也日益扩张,像一滴落在地上的墨,迅速地洇开。地铁线如植物的根须,穿透了地层;共享单车的潮水,五颜六色的,漫过了每一个街角。发展的速度太快了,快到来不及看清彼此的脸。那“丁零零”的、属于一个街坊的问候,早已被无数微信的提示音所取代。

如今,城市的街道上少见自行车的身影,取而代之的是快节奏的生活和高楼林立。然而,每当我在某个角落看到一辆老旧的自行车,心中便会泛起涟漪。那不仅仅是交通工具,更是一段时代的记忆,一段青春的回忆,一份纯真的情感。在那个没有手机的年代,自行车带给我们是简单而纯粹的快乐。它像一把钥匙,开启了我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希望。

时代车轮滚滚向前。今天,站在时代的节点回望,自行车已成为一种文化符号。它代表的不仅是过去的记忆,更是一种生活的态度:简单、纯粹、勇敢。它提醒我们,无论科技如何发展,心中那份对自由和纯真的渴望,永远不会变。

## 与草木交心

——重读汪曾祺《人间草木》

□秦钦儿

汪曾祺的文字有种独特的魔力:小说像散文,散文似家常。《人间草木》里,他以温润笔触剥开生活的褶皱,让寻常草木成为照见生命的镜子。这位“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”笔下的植物王国,藏着被现代人遗忘的生活哲学。

《葡萄月令》一文中,先生这样写葡萄抽芽:“风摆动枝条,树醒了,忙忙地把汁液送到全身。”简单的动词让植物有了人的急切。写“请葡萄上架”时,那句“起!——起!哎,它起来了。”将农事写成了与草木的对话,作家对生命有着怎样的敬畏之心,才须对一株植物用“请”?当打头的骡子“趾高气扬”拉着葡萄车时,严谨的生长记录突然有了戏剧般的鲜活,呈现出满满的画面感。

昆明的雨季,在先生的笔下是一场菌子的狂欢:“牛肝菌肥厚如牛舌,青头菌戴着俏皮的绿帽子,干巴菌则像被揉皱的宣纸。”这些精灵般的菌子仿佛跳起了舞,让读者舌尖不由自主泛起鲜味。最妙的是写梔子花:“香气不管不顾地泼洒,熏得路人都要打喷嚏”——这般任性的描写,让花香几乎要冲破纸面,扑到读者脸上。他写枸杞“静默得像小媳妇”,芋头在雨后“新绿得晃眼”……这些草木不再是标本,而是会呼吸的生命体,带着人的性情与温度。

葡萄藤下是童年的记忆,槐花香里飘着市井的声响。先生笔下的人物穿透文字,活脱脱迎面向你走来:那个偷腊梅花的老鲁,被抓时“憨笑,第二天照样来”,活像个固执的审美家;养蜂人“追着花期跑,像追逐幸福的吉普赛人”,在迁徙中酿出生活的甜。这些草木间的小人物,个个活得通透明白,用最朴素的活法,诠释了什么是“人间值得”。

汪曾祺是个有趣的老头儿,他的幽默更像是漫不经心,信手拈来。他写“拔丝羊尾”的调侃堪称经典:“这东西只宜供奉,人不能吃,因为太好吃了!”写北京人易于满足:“有窝头,就知道足。大腌萝卜,就不错。小酱萝卜,那还有什么说的?”——用递进式排比抖包袱,最后那句“那还有什么说的”,活脱脱北京大爷的嘤嚶腔调。去长沙寻臭豆腐,“循味跟踪,臭味渐浓。”快了,快到了!”到了眼前,是一个公共厕所!”这样神转折的包袱,只有汪曾祺抖得出来。这才是“汪式幽默”。

特殊年代里,汪曾祺被罚画马铃薯图谱,却发现“块茎剖面像神秘星图”;下放劳动时,记录“沼泽地芦苇在夕照中集体鞠躬”,这种将苦难酿成诗的能力,源自他“活着多好啊”的顿悟和豁达的心态。当他写“西瓜悬井里剖开,咔嚓一声——连眼睛都是凉的”,用的是通感,藏着的却是把日子过得出声响的智慧。他笔下的高邮咸鸭蛋——“筷子头一扎下去,吱——红油就冒出来了”,平白无故里突然给你个惊喜。这些句子,全都是困苦中举重若轻的诗意与轻盈。

《人间草木》更像是一部治愈之书,一种生活哲学。都市人困于焦虑时,书里的梧桐阳光、雨后芋头、水泥栅栏旁的野菊花,都成了抚慰人心的良药。正如先生所言:“人一定要爱着点什么,恰似草木对光阴的钟情。”这种爱,是蹲下身聆听一朵花的脉搏,是在薄荷新芽里看见幸福的模样。

合上书页,那些草木仍在文字里摇曳。这或许就是文学最本真的力量——先生的文字提醒我们:真正的从容,始于与草木交心的刹那;最深的滋味,藏在“一花一世界”的平凡里。他不教我们如何伟大,只提醒我们如何平凡得有滋有味,去与那个被我们遗忘的、更本真的自己重逢。

“如果你来访我,我不在,请和我门外的花坐一会儿。”如今我们重读《人间草木》,便如同与这些花花草草对坐,在先生的文字里,拾得一缕穿透光阴的温暖。

我在海边读书

Enjoy Reading Enjoy Sea